



深度

评论

丘伟荣：宗教遭遇民主化，希盟时代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的博弈

政权轮替后的马来西亚政治提醒我们，要扣问的不是伊斯兰与民主制度是否可共处，而是伊斯兰化和民主化进程如何互相牵扯和影响。

2019-09-13



2018年5月9日，选民在吉隆坡的一个投票站外排队。摄：Ulet Ifansasti/Getty Images

马来西亚去年大选第一次实现中央政权交换，在以巫统为主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倒台后，一些人认为那象征威权政治和种族政治的终结，进而高呼“新马来西亚”的来临。然而，这几个月来，马来穆斯林右翼势力的反扑和冲击，反映出种族和宗教政治没有因为政权更替而退却。在第十四届大选，首次执政的希望联盟赢得绝大数非马来人票，但它所获得的马来人选票不到三分之一，也低于巫统和伊斯兰党。变天后，在一些右倾马来穆斯林组织的支持下，巫统和伊党不断以种族和宗教课题攻击希盟，喧闹的保守舆论仿佛淹没了进步力量的声音；而希盟政府为了顾及马来穆斯林的感受，在推动一些改革时停滞不前。

马来西亚变天前后的政局发展反映了这些年来马来政治的变与不变。变的是活跃的马来和穆斯林党团越来越多，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再重组和洗牌，也有更多不同的论述在交锋。不变的是马来政治的两大元素，仍旧是伊斯兰政治和马来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竞争和磨合将会继续牵引马来西亚政局发展。伊斯兰政治和马来民族主义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之间有交集也有冲突的地方，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思潮和路线争辩。当然，马来社会也不乏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不少舆论引领者，然而基层势力却相对薄弱。

要探析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当下的发展。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一是各个穆斯林政党，非政府组织和传教士扮演的角色，还有他们之间的互动。二是不同伊斯兰论述的较劲，加上电子与社交媒体的舆论交锋，如何牵引伊斯兰政治走向。三是各个伊斯兰政治和马来民族主义势力的磨合，以及其对马来西亚政局的影响。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选举的其中一个关键变化是，穆斯林选票的政治竞争已从“伊斯兰党对巫统”演变为“伊斯兰党对希望联盟”（尤其是诚信党），而伊党跟巫统的关系则是越走越近。在穆斯林传教士和组织的支持下，伊斯兰党和希盟提供了不同的伊斯兰政治愿景。笼统来说，伊斯兰党相对排他、更为保守和趋向“马来中心”，并注重推行更严厉的伊斯兰法律。而诚信党则相对包容，强调伊斯兰的普世价值，并更乐于跟非穆斯林合作。

巫统和伊斯兰党在近期展开穆斯林团结集会（Himpunan Penyatuan Ummah），并在9月14日正式签约合作宪章，缔结政治结盟。爪夷字风波和扎基乃克（Zakir Naik）的去留争议，加剧马来西亚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猜疑，也反映穆斯林内部的激烈角力。本文

整理和分析自去年马来西亚大选后的伊斯兰政治博弈，以了解这些事情会如何影响马来西亚政治。



2018年5月8日，马来西亚伊斯兰党支持者在选举前于亚罗士打挥舞党旗。摄：Jewel Samad/AFP via Getty Images

伊斯兰政治的推手

马来西亚目前有五个以马来人（马来华人又称其为“巫人”）为主的政党：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Pertubuhan Kebangsaan Melayu Bersatu）、伊斯兰党（Parti Islam Se Malaysia）、诚信党（Parti Amanah Negara，分裂自伊党）、人民公正党（Parti Keadilan Rakyat，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多元种族政党）和土著团结党（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分裂自巫统）。在第十四届选举中，这五个政党散布在三个主要联盟：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伊党主导的和谐阵线（Gagasan Sejahtera），和包含诚信党、土团党、公正党与民主行动党的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伊党和诚信党自我定位为“伊斯兰政党”，而公正党、巫统和土团党虽然不标榜它们为“伊斯兰政党”，却都有伊斯兰政治的元素。

伊斯兰党成立于1951年，是马来西亚成立最久的伊斯兰政党。2015年，党主席哈迪阿旺所领导的“保守派”击败了内部相对开明的派系。随后，由于该党坚持推行更严厉的伊斯兰法，最终与民主行动党的关系破裂，进而导致当时的反对派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瓦解。一年后，在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等穆斯林组织的支持下，落选的伊党领袖创办了诚信党，并跟行动党和公正党共组希望联盟。诚信党的伊斯兰政治愿景有三个关键主题：强调社会正义和良好施政伊斯兰教法本旨（Maqasid Sharia），博爱或宏福世间的伊斯兰价值（Islam Rahmatan lil-Alamin）；和符合马来西亚国情的伊斯兰法学诠释（Fiqh Malaysia）。

公正党虽然是一个多元族群政党，但党内不乏拥有伊斯兰运动背景的马来领袖，他们很多都是伊斯兰友好协会和大马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的活动分子。该党主席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本身就出自伊青运，经常将自己定位为“民主派穆斯林”。其它马来政党也有吸纳穆斯林活动份子，例如身在巫统的巫青团长阿斯拉夫（Asyraf Wajdi Dusuki）和土团党的现任教育部长马智礼（Maszlee Malik），两者都曾是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学者。阿斯拉夫是马来西亚伊斯兰学生协会（伊斯兰青年运动大学臂膀）前主席；现任教育部长马智礼则曾是伊斯兰友好协会的前任中央委员。

除了以上政党，伊斯兰组织例如伊斯兰青年运动、伊斯兰友好协会和穆斯林联合会（ISMA）也是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的主要推手。伊青运和伊友会相对包容和倾向于支持希盟；而穆联会则相对排他和倾向于支持伊党和巫统。在民主参与和文化多元方面，伊青运和伊友会比穆联会的立场更为进步，接纳非穆斯林为平等公民和合作伙伴。然而在宗教、道德和性别议题方面，他们的态度趋向保守。换言之，诚信党、伊友会和伊青运是“兼容派”，而不是“自由派”穆斯林。代表马来西亚“自由派”穆斯林的是伊斯兰姐妹组织和伊斯兰复兴阵线。（简单来说，“自由派”穆斯林认为宗教跟政治应该区隔，而“兼容派”则认为宗教应该介入公共事务，但相对务实并愿意在民主和多元社会的框架下运作。以性少数议题为例，“自由派”穆斯林相对尊重他们的权利，而“兼容派”最多会采取“不接受，也不打压”的立场）。

这三个组织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和伊斯兰主义的熏陶。对很多伊斯兰主义者来说，伊斯兰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也让是一种意识心态，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这些伊斯兰组织除了活跃于政治和宗教领域，也有个别的商业网络、教育机构、慈善活动和文化团体，渗透了社会各个层面。这意味着，马来西亚这些年来的政治伊斯兰化和市场清真化的趋势不会因为政府替换而退却，只是可能其中的参与者、内容和方式会有变化。

伊青运与公正党主席安华的关系密切，是相对温和及本土化的伊斯兰运动。目前，该组织活跃于政坛的成员多数身在公正党，有些在诚信党，少部份则是在伊斯兰党和巫统。其前身是伊斯兰革新理事会，虽深受穆斯林兄弟会意识心态的影响，但它在马来西亚目前的情景中是具包容性的伊斯兰势力。伊友会的成员则是诚信党的骨干，公正党也有不少领袖有伊友会背景。

穆联会与伊友会有一些共同特质，他们的成员都是受过教育、居住于城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的穆斯林，但穆联会相对排他和比较以马来人中心。上一届大选，穆联会发起“选民觉醒行动”，敦促穆斯林投票支持具威望的穆斯林候选人。根据穆联会，这些“具威望的穆斯林候选人”主要来自伊党。大选后，穆联会是撮合伊巫合作的主要组织之一。

除了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外，许多穆斯林传教士和宗教司在伊斯兰政治论述方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宗教教师明显是伊党的支持者如阿末杜苏奇 (Ahmad Dusuki)，努斯马弗兹 (Nushi Mahfodz) 和阿查哈伊迪如斯 (Azhar Idrus)；一些则是倾向希望联盟，如聂奥

玛（Nik Omar）和法兹旺法兹（Fauwaz Fadzil Noor）。另外，不同州属的宗教司也有不同的宗教和政治立场，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玻璃市州宗教司阿斯里（Dr Maza, Mohd. Asri Zainul Abidin）。

简言之，目前马来西亚有至少两个主要阵营在阐述不同的伊斯兰政治话语，并试图影响马来穆斯林。一边是伊斯兰党和穆斯林联合会为首，并与巫统有密切联系；另一边则是希盟组合（特别是诚信党和公正党），加上伊青运和伊友会。当然，这两个阵营未必是持久性的，他们之内有不同的论述和策略，也涉及个别领袖的权力斗争。



马哈蒂尔的支持者在大选前通过"Faceook Live"听演讲。 摄：Ulet Ifansasti / Getty Images

伊斯兰政治舆论交锋

政权交替后，这两个伊斯兰政治阵营的舆论交锋越演越烈。首相马哈迪曾表示希盟政府有意改革伊斯兰官僚体制，然而宗教事务属于州权限，加上一些宗教机构已被亲伊党的人士参透，中央政府要为伊斯兰官僚体系注入新气息不是容易的事。也是诚信党副主席的首相署部长（宗教事务）慕加希（Mujahid Yusof Rawa）则大力提倡“博爱伊斯兰”议程，推广注重价值而非教条的伊斯兰教法本旨和符合马来西亚国情的伊斯兰诠释。不少伊青运和伊友会的成员也积极参与新政府施政，担任一些政府单、伊斯兰机构和大专学府的要职。他们也通过电视和电台宗教节目、清真寺活动和社交媒体宣传，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然而，伊党和穆联会不是省油的灯。老盘树根的伊党掌控了不少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也渗透了一些大专学府和宗教官僚机构。穆联会则擅长打网路战，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留言来影响穆斯林社会的舆论。穆联会的脸书专页“选民觉醒运动”不间断地炒作族群和宗教议题以激发马来人的不安情绪，加剧穆斯林的围墙心态，进而攻击希盟政府。

穆联会，伊党还有巫统等马来穆斯林党团在希盟执政后挑起的课题繁多，包括了非穆斯林担任政府高职，签署国际反歧视公约，啤酒节活动，性少数权益和“亵渎伊斯兰”事件等等。除了宗教相关的议题，他们也以承认统考和华校拨款增加议题来指责希盟政府“偏袒华人”，并以生活费高涨议题来挑起马来中下阶层对希盟的不满。

慕加希和希盟政府虽然大推“博爱伊斯兰”议程，但他们无法全面主导穆斯林社会的舆论，反而常被更为保守的穆斯林党团和宗教师牵着走，结果“博爱伊斯兰”被敌对者指是兼容“自由派”/“异教徒”/“性少数”的伊斯兰。无论是“亵渎伊斯兰”还是性少数权益议题，希盟政府和支持它的非政府组织都一直处于被挨打的局面，无法掌握话语权，也没有良好的对策。

在“亵渎先知”事件，穆斯林联合会和伊党等党团，还有部分宗教师在社交媒体不断抨击慕加希软弱无能，指责希盟执政后，网络上的“污蔑伊斯兰”事件不断发生。这样似是而非，真假参半的言论在社交媒体散开，再加上一些穆斯林党团报警和示威，尽管他们其实只是少数，却仿佛代表了多数穆斯林，“引领”了穆斯林社会的舆论，逼使希盟领袖必须回应。

结果，慕加希部门底下的宗教发展局设立专属热线让公众举报网络上的“污蔑伊斯兰”言论；警方也提控几位被指涉嫌“污蔑伊斯兰”的人士。

三·八妇女街游行时，部分参与者高举彩虹旗和挺性少数的海报，保守穆斯林党团和个人在社交媒体大事炒作，籍此指责希盟执政后，所谓“自由派”坐大，并攻击慕加希无法“捍卫伊斯兰”。慕加希承受不了这些指责，在其官方脸书发表帖文，指责性少数团体滥用民用空间，遗憾该游行出现不符伊斯兰价值的事情。为了讨好保守穆斯林，慕加希也曾经在早前接见备受争议性的印度籍传教师扎基乃益（[Zakir Naik](#)），并赞赏他“具启发性”。慕加希这一连串的言论和举动，跟他一直提倡的“博爱伊斯兰”精神似乎背道而驰。

持平来说，慕加希是希盟多位穆斯林国会议员中少数具有宗教资格，也相对开明和进步的领袖。尽管面对更为保守穆斯林的攻击，他认同穆斯林在清真寺范围内庆祝农历新年，他主张到基督教堂跟基督徒对话，他更反对称非穆斯林为“异教徒”。可是，在“亵渎先知”和“性少数”议题，他却抵挡不了各方的压力。反对“性少数”公开捍卫权益的不仅是伊党和穆联会，很多伊友会，伊青运和诚信党的领袖和支持者都在这议题上都持保守立场。因此，如果慕加希在这议题上立场不坚决，他会失去他的“伊斯兰凭据”。然而，慕加希这样做却又是两边都不讨好，一方面，更为进步者会质问他的“博爱伊斯兰”为何无法兼容不同性取向者，另一方面，更为保守者会得寸进尺，继续以宗教和道德议题不断攻击希盟。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2018年5月11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巫统72周年庆典前祈祷。摄：Mat Zain/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伊斯兰政治与马来政治的磨合

巫统在上届大选失去政权后，跟伊党一样，都是中央在野党，曾是宿敌的两党因为选票利益而越走越近。它们打着“捍卫马来穆斯林利益”的旗帜，希望能结合两党的支持者力量，以进一步削弱希盟的马来支持率。

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伊党，巫统和穆斯林联合会等马来穆斯林党团的带领下，超过六万人于去年年底聚集在吉隆坡独立广场周边地区，针对反歧视国际公约议题，以表达他们对希盟联盟的不满。

虽然该集会打着“马来穆斯林团结”的口号，出席者形形色色，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共同的政治理念，而是共同的假想敌，即是被视为代表华人利益的行动党和被视为会威胁马来人利益和伊斯兰地位的反歧视国际公约。他们当中有穿着马来传统武术装的男生，有戴面纱的女生；有的穿写着“马来人权益：我们的圣战之路”的衣服，有的拿写着“伊斯兰领导”的牌子；这些人对马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有不同的诠释和支持程度。

然而，为了炒作马来人的不安情绪和加强穆斯林的围墙心态，伊党，巫统和穆联会把内部差异搁置，以结合不同的马来穆斯林反对势力，来打击希盟政府在马来社会的威望。表面上，伊党，巫统和穆斯林联合会因为“马来人利益”而连成一线，实际上，它们之间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彼此也在计算各自的利益。不少巫统领袖不能接受伊党过于保守和拘束化的伊斯兰化政策，而一些伊党支持者未必认可一些巫统领袖过于贪腐和种族主义的思维。穆斯林联合会是撮合伊党和巫统的马来穆斯林组织，然而该组织过于排他和激进的作风恐怕是连一些相对温和的伊党和巫统支持者都无法接受的。

无论如何，在今年初举行的两场补选，巫统在伊党的辅助下，重夺雪州士毛月州议席和彭州金马仑国会议席。伊党和巫统领袖在这两场补选一边不断攻击希盟忽略中下阶层的经济困难，一边猛烈抨击希盟无法捍卫马来穆斯林利益，如此把经济问题和族群议题捆绑来打，让希盟无法招架巫统和伊党的围攻。伊巫合作在这两场补选的奏效意味着两党就算在未来不会正式结盟，也会在选举时达致一定的默契，以免分散马来反对票。

伊巫合作牵涉的是马来和伊斯兰政治的角力和磨合。希盟和反对党阵营内都有马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政治色彩，只是希盟方面的论述相对包容和趋向中间。这显示两个阵营的形成：土团党-诚信党-公正党-伊斯兰友好协会对垒巫统-伊党-穆斯林联合会，其中的对阵是巫统对土团党，伊党对诚信党，还有伊斯兰友好协会对穆联会。诚信党不断提倡“博爱伊斯兰”议程来回应伊党，土团党一再强调“土著经济议程”来面对巫统。当然，两个阵营内部也存在竞争关系，巫统和伊党的支持者未必能完全接受彼此，马哈迪和安华的拥护者也可能互相猜疑。



2018年4月28日，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于选举提名日集会。摄：Mohd Rasfan/AFP via Getty Images

民主化与伊斯兰政治

政权轮替后的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发展，提醒我们要扣问的不是伊斯兰与民主制度是否可共处，而是伊斯兰化和民主化进程如何互相牵扯和影响，不同的伊斯兰论述如何在民主空间激荡，伊斯兰政治如何在多元社会运作等等议题。就跟印度尼西亚一样，民主化与伊斯兰化相辅相行，影响着两国这些年来的政治发展。民主化，加上社交媒体的普遍化，让不同的声音，无论是比较开明的，还是更为保守的，可以更自由地在公共空间传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不同的伊斯兰政党，非政府组织和传教士积极地传播他们的想法，以影响穆斯林社会的舆论。伊斯兰化进程不仅限于政治和法律范畴，市场的清真化和流行文化的伊斯兰化也是穆斯林社会的趋势。为了争取选票，比较倾向民族主义的政党也吸纳伊斯兰议程；为了开拓票源和扩张影响力，伊斯兰政治势力亦跟其他政党合作。伊斯兰化进程可以兼容的，也可以是排他的；最担忧伊斯兰化现象无限扩张的其实不是非穆斯林，而是相对世俗和不愿让宗教教条束缚他们的穆斯林。不同伊斯兰势力的博弈，各个伊斯兰政治和民族主义势力的磨合，再加上他们跟非穆斯林和相对世俗穆斯林的互动，将继续牵引马来西亚的政局发展。

（丘伟荣，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项目包括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穆斯林、中国回族、伊斯兰政治和穆斯林中产阶级的都市文化与社交媒体](#)）

伊斯兰政治

马来西亚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抢滩越南，大陆商人被台商抛在身后
2. 早报：路透社公布林郑闭门会议录音，林郑称自己无法辞职，中央不会出军
3. 刘锐绍：林郑的“撤回”与辞职传闻都只是缓兵之计
4. 831晚太子站内发生了什么？还原警察无差别追打乘客事件
5. 早报：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敢于斗争、长期斗争
6. 萧仁豪：反修例运动中，卧底策略的三大得失
7. 老年人公园相亲角：性、户口、房子与无处安放的爱情
8. 9.8美领馆请愿：集会提早结束，示威者破坏多个港铁站，4站关闭，多区警民对峙延至午...
9. “人民币台币港币都想赚”，当台湾奶茶遇到政治表态
10. 猪哪儿去了？非洲猪瘟一年后

编辑推荐

1.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2. 叶静伦：香港街头的“阵地社工”，如何突破“社工只是做爱心”的刻板想像？
3. 第76届威尼斯影展探讨：“小丑”夺狮，影展的功能被消解了吗？
4. 伤感的点唱机 – 再看Robert Frank镜头下的另类美国图腾
5. 古巴粤伶百年浮生录
6. 美呔烤鸡串：矿业小镇上，串不尽的过往岁月
7. 专访刘细良：中港是命运共同体，是我们那一代最错误的信念
8. 丘伟荣：宗教遭遇民主化，希盟时代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的博弈

9. 香港困局——北京的一场宪制危机

10. 外援介入才可自救？他们为何争取《香港人权民主法》

延伸阅读

2019印尼大选：血腥往昔、寡头体制，与扑朔迷离的伊斯兰政治

两极分化的选举之后，我们问见证了血腥历史的老记者：印尼人如何把上万个岛屿想像为同一个国家？

黄进发：马来西亚如何能逆转变天？民主能否巩固？

马来西亚在509变天后要走出新局，迫切需要问的是：将来政党要以什么论述来区分彼此，争夺选票、议席和权力？民主化绝对不只是选举动员，怎样让多党民主在选举后健康运作，才是重中之重。

林韦地：马来西亚华人，复杂“共同体”的前途困境

“马来西亚华人”这个“想像的共同体”是否真正存在，已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从客观统计数字上来说，有740万“华人”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里，但这740万人的背景，和他们所受的教育，其实差异非常大。

林韦地：回顾马华公会一步步走向溃败之路

早年的马华公会成员和领导层，多由英文源流的华人精英所组成，素质不错，但对华人民族主义并不热衷，比较功利，对华文教育（华教）等相关课题和华人权益，非常轻易妥协。

一带一路再布局，中广核收购1MDB资产